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五十四

宋 江少虞 撰

書畫技藝

陳文惠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筆力勁健能爲文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

喻浩

開寳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髙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唯一女年十歲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𦁐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吳正肅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爲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吴公與歐陽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日高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筆意也

高益之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葢管以發指爲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匠心可知也

宋迪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

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姚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服其言曰嘗患其不及古人者維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當先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像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

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日進

徐鉉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始得蝺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蝺匾之法非老筆不

能也筆談

徐熙黄筌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黄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院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黄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别有生動之意筌惡其

勝已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熈之子乃效諸黄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黄不相下筌等不能復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韵皆不及熈遠甚

鄭工部

鄭工部文寶在江南師徐鉉騎省小篆嘗篆千字文以示鉉其字字不出一中指之中騎省嘗曰篆難於小而多於大鄭子小篆李陽氷不及大篆可無爾見湘山野録

陳康肅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時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視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瀝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二

陳堯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為神嘗自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云荆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堯咨以弓矢為樂坐客罔不歎焉母曰汝父教汝以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見澠水燕談

射覆

丁文杲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射覆太宗時以為娛一

日置一物器中令射之杲乃課其經曰廡下託所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又令壽王邸取一物令射之課曰有頭有足不石不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啓之乃壓書石龜也即日賜緋幷錢五萬見玉壺清話

戲融

戲融或謂之戲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以己常欲有餘

裕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造弓

余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扣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兩法所以為筋

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柱柱謂挽過吻則木強而不來節謂把梢裨木長則柱短而虛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清聲實凡弓初射當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板印書籍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千百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

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内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者文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為予羣從所得至今寶藏

算術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甍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鱉臑圜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勾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勾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

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碁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立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罌最上行縱廣各二罌最下行各十二罌行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二行也以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二十二又倍下二長得十六併入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併二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則一百一十併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為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

之積隙積求見合角不盡益出羨積也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拆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無拆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倍之為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假令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為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

步為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為勾倍之為所割直徑以所割之數二步自乘為四倍之得為八退上一倍為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足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為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徑除之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於此

造舍之法

造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聲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

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為峻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條又次曰前脇後二人曰後脇又後曰後條末後曰後竿輦前隊長一人曰傳唱後一人曰報賽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為平道此之為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

人重爲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筭家謂之重術重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蚪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筭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歴術

淮南人衛樸於歴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

歴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行得二十九楔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古今筭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歳至熈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十五衆歴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楔所得為多楔能不用筭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筭凡大歴悉是筭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旁通歴則縱横誦之甞令人寫歴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筭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其

字其精如此

蹴踘

蹴踘以皮為之中實以物蹴蹋為戲樂也亦謂為毬焉今所作牛彘胞納氣而張之則善跳躍然或俚俗數少年簇圍而跳之終無墮地以失蹴為恥以不墮為樂亦謂為築毬鞠也就東方之故事習蹴踘乃習將之道後變鞠為木角者見其圓轉自若似審視其間不無法度形勢故有著蹴踘二十五篇也枚皐作賦詠之又霍

去病穿城蹋踏音鞠穿地作鞠室也士之言謂之論今有步打徒打不徒則馬打大有制規制體格用意奇巧取具精練者為上今聖精敏此藝置供御打毬供奉亦猶唐有後園大小毬官也然時習之不為常好也矣

二

顔師古注霍去病傳去病穿城蹋鞠云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蹵鞠而戲也顔謂鞠乃如此至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

揉一包閒氣時常在惹踢揢拳卒未休國朝士人柳三復最能之丁晉公亦好焉作詩叙述曰背裝花屈膝口易反白打大廉斯又曰進前行兩步蹺脚立多時初柳為進士欲見晉公無由會晉公蹴毬後園柳往蹴之毬果併出柳即挾取左右以告晉公亦素聞柳名即召之柳白襴懷所素業首戴毬以入見晉公再拜者三出懷中詩又再拜每拜輒轉至背臂閒既起復在幞頭上晉公大奇之留為門下客世傳毬最賤藝天下萬事皆弟子拜

師獨毬弟子學毬或富貴子弟而善毬者率多賤人每勞賜以酒必拜謝而去是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見劉貢父詩話

圍碁

圍碁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也其法非智不能有高下臨局下子則見其愚智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

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志弗若歟曰非然也注奕人名秋是謂其智弗若也曰非也以其志不致也揚雄方言關中謂奕即碁也今碁品以國手為極何謂國手耶孟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此言一國之內更無敵者也如南朝以羊玄保為逸品梁武帝同之然南北國局俠故言通國也若孟子時六國也若天下一統殊無抗敵可稱為天下絕格也齊高弟子有曰華隨在淮陽破狄

為片縱横以為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東漢馬融著賦焉

二

小說唐僧一行曾筭碁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畧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三十五

子可變八千四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局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變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無名可紀盡三千一十六路大約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數筆談

彈棊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遂蹴踘以蹴踘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棊之戲予觀彈棊絕不類蹴踘頗與擊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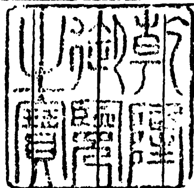
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踘劉鋼勸止之曰為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懽此亦擊鞠唐書誤述為蹴踘彈棋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葢唐人所為棋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曰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中央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黑白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

小畀如奕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筆談

算術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惟增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虛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一法乃

為通術也 筆談



事實類苑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五十五至五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瓆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郘

謄録監生臣李逢亮

事實類苑卷五十五

宋　江少虞　撰

忠孝節義

范文正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二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田以給羣從之貧者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並見澠水燕談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

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陽答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速退以全節豈可更俟驅逐乎丞禧歎息無以答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倦遊雜錄

陳喬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樞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警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副常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

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于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聽内語二親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者已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屍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掘得屍以手加額上如所覩者見楊文公

劉温叟

國初御史中丞劉温叟博學惇厚動必由禮義父諱岳叟終身不聽絲竹甞令子和樂有天靈蓋湯叟見之惻然亟令致奠瘞于郊外五代士人鮮蹈禮義温叟篤行為世所推

馬遂

慶歴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發兵圍之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

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手殺元兇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遣行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名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水呼守城者垂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恩信爾能束身出城公為爾請於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將提兵數千不日城陷血膏劒戟肉飽犬鳥悔無及矣辭甚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能聽乃復白曰公有密旨願屏左右以語賊令左右引避遂急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

至遂被殺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特為之作傳出澠水燕談

趙師旦曹覲

儂賊破邕州偶江漲遂乘桴沿流入番禺時賛善大夫趙師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賊既逼境諭官屬吏民使避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監兵洎吾之職耳若曹無預禍賊既至率弱卒不滿百禦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二先是一日趙

方出其妻藏於山谷之間有一子棄草中賊去比三日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有曹覲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里為賊所擒賊酋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變者今日猶不拜耶曹竟不屈至晚積薪燔死于時本路至漕運者與曹有舊仍依師旦事勒書於石朝廷贈覲太子少卿子孫弟姪洎女子受官賞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趙使君之事嶺外率知之康人為之立祠堂至今祭祀不絶

劉潛

劉潛以州從事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謂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事併集于家並見倦遊錄

徐積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

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第久之喪母哀毁過人鄉里化之𦵏其母助葬者數千人

支漸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𦵏廬墓日號躃行滕步負土成墳有雙白鶴徘徊松上狐狸馴側觀漸上土又有異鳥一目如丹每漸哭鳥亦悲鳴夜有一狐狸環呼坟側如廵警狀久之有羣鳥翔集中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

涕淚流如雨日食脫粟不盥手洗足所衣苴麻碎爛不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見者為之悽惻隣舍子勾氏自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感愧迎其親侍奉不衰漸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漸白髮再黑四齒脫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人以為至孝之感神宗詔賜漸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奬以助孝治詔為資州助教（出澠水燕談）

朱壽昌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訪尋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陜州士大夫嘉其孝行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恚恨會定為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鞫劾時至不測賴上保之止黜為黄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結舌不敢為一字

鍾離君

予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曰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後質

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别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言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别求良門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

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也見東軒筆錄

魯簡肅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肆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為對幸先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

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僃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近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盧陵歸田録

趙延嗣

趙隣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友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

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勵天下云

于令儀

曹州于令儀𦆵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盜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予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夜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

學堂延名儒以誨之子伋姪傑傚皆登進士第今為南曹令族

姚棲雲

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姚棲雲之父語其兄嗣未立無往其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塞上時棲雲方三歲後其母再嫁棲雲鞠於伯母如事其母伯母亡棲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

其事詔加優賜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敬真九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慶歴初本府奏自栖雲十世同居顯有孝行仁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十一世孫和用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和用至德又三世自慶歴至今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友不衰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不甚富田數十頃聚族百餘口子孫躬耕農桑僅給

衣食歴三百餘年無人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干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坟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有也永樂熙寧初隷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於府乞持檄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户役錢以旌孝義以勵風俗狀丁尚書不報見澠水燕談

莫節婦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為人倫之勸節婦少歸周諝諝紹州人布衣謁太祖名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

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符彦卿暴恣不法謂為屬邑求濟縣令俾繩之彦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韃櫜郊迎謂但折於馬上境上數強盗刼財傷人彦卿受賂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盗者斬不數日獲之觧府即時斬决以按具奏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移副廣南羅延吉為轉運使以定嶺冦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莫别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欲奪莫嫁之莫泣謂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

守死以俟之父不敢强莫執禮事舅姑益謹閨閫有法家素貧莫歲事蠶績得絲則機而為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子長築館於外置書令師教之後産業益豐舅姑將老選美丘大為壽圾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為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别墅高閣相望然謂在路亦修髙節以墓二十六年間畢婚二家皆清望之族迨謂歸俱已皓首勸夫終老于家林焉

張誠

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縉至誠六代同居九百一十七口内外無間言衣裳無常主旦日家長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罔不祗勤張氏世無冠冕者不讀書耕田捕漁為業無蓄積歲給一歲而能人人孝弟友順六世幾二百年百餘口無一日少異亦可尚也

曹修古女

曹修古明道初為御史知雜上書乞章獻太后還政謫守興化軍暴疾終於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斂郡之寮

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歎惜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賻其家曹女年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安可受此以涴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遣之吏民固請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識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見澠水燕談

衛融

衛融字明遠太原劉崇相國劉均助李筠融為王師所擒太祖責謂何故賛成劉均助李筠對曰犬各吠非其

主臣四十口為劉氏温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豈為陛下用臣今得路必走河東太祖怒以鐵撾擊其首遣曳出戮之融大聲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太祖謂左右曰忠臣也命釋之召於御座前以萬金良藥親傅其瘡賜襲衣金帶鞍馬旣而太祖欲放融歸乃先遣融為書以諭均助周先遜等即遣融去不報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師

崔輪

崔輪京兆人鎮安軍節度免商陽閒都部署召還以疾留京師疾間請見上曰臣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太祖壯之使令之任輪驍勇有方略所至立功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枰搥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

史吉

康定初夏敵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候敵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遮戟門立於馬前

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慙懼引轡而返敵至圍城吉帥下拒守數日而敵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各遷官曰幸不喪城寨者論功乎後官至團練女為郭進夫人亦有明識進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嘗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能幾何子孫皆有官位望不輕胡為多藏以

敗名也

任福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例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遥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絶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除闕

事實類苑卷五十五

事實類苑卷五十六

宋 江少虞 撰

忠孝節義

柳仲塗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不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

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澠水燕談）

死婦阿毛

愍說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弊冊中録之云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婦阿毛其夫楊金配隷房陵既死本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時大疫遂斃于道嗚呼轅門之匹婦豈不知改從於人免凍餒以苟餘生乎翻能以義藏中毅然不憚數千里之遠負夫骨以歸此節婦義女之為及斃于道天乎福善助順之理

信所以難忱也膏粱士俗之家夫始屬纊即括奩結橐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宜將何理以極之玉堂嘉話

馮守信

馮守信事真宗為步軍指揮會郊禮其弟欲以其子冒為守信子取髙蔭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奈何欺之耶是嵗幷巳子無所蔭以明於弟無所愛

田元均

慶厯中田元均帥秦鳯喪其父乞解官奔喪仁宗累降手詔又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乃許終喪其後富韓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諭數十竟終喪乃起葢大臣終喪自二公始澠水燕談

相州部民張某

張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曰某家之姻貧困常取息少有所負被

其詬辱我孰見而心不平思爲姻家報仇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仇巳報顧公執法洎曰殺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其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其鄰苟不獲盜豈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絏曰我若滅口誰當辨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赦汝之死曰殺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

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洎嗟歎數四卒案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者楊文公談苑

龔頴

龔頴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為侍御史嘗憤臣盧絳殺其叔慎義文害其家後絳來陛見舞蹈次頴遽前以笏擊而踣之太祖驚問其故頴曰臣為叔父復讎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誅絳義頴而赦之

劉溫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峰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以謂若非君命則不至于是此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並青箱雜記

張藴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咸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藴按劍厲聲曰今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剽奪敵未至

而民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記慶歷中范文正公適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藴二子揆揆以文學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從

劉煇

鉛山劉煇俊敏有詞學嘉祐初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判官喪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

嫡孫承重服者自燁始燁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士人從燁學者甚衆乃擇山谷勝處以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舘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呉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禄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燁于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富大監王郎中

扈郎中褒嘗言昔知蘇州呉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

能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委又丘太傅舜元言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政但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始苦人斯二人者固未嘗知其廉節也倦遊錄

劉煥

康定中趙元昊既獲劉平遂約吐蕃毋與中國通陰相為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絶域者將以恩信喻唃氏尚書屯田員外郎劉煥上書請行間道馳至青唐城誚讓唃

氏皆頓首悔謝請以死捍邊因盡畫其地形并誓書還奏仁宗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中賜金紫焕之奉使也或數日不得食於佩囊得藥數粒咀潤咽喉唃嘶囉（吐蕃呼啼曰唃嘶囉譯烏兒子二字稱為佛之兒子也）更鼓自昏達旦三撾而已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綿綺裹其訟牒物多者為有理（澠水燕談）

王逵

王逵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父親信之既而去曇

應募兵以選入櫟日軍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問之者逵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思州别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逵追送之防者逼之逵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其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患自死旁又無家人逵使毋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

皆爲流涕殯瘞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逵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節求令名以取禄士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嗚呼彼所得於瘞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巳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巳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恤拯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

僕夫必羞之涑水紀聞

潘盎謝福

皇祐四年五月廣原蠻儂智髙率衆陷邕又將襲廣至梧州有潘盎者棄妻子儒衣常持一大嬰行坐獨語南粵謂愚為盎儂賊聞其異名而問曰吾形貌如何盎曰汝一賊耳他無所類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此城以為南粵如何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賊遂害之一日城西有人疾呼曰城中將

士宜無懈賊計窮矣明日當燒西門急備水以滅之問曰汝何人曰虎翼兵謝福也先為賊虜今不忍負國故以死告語罷賊殺之明日果以硫黄聚草燒西門賴水撲滅賊乃解去湘山野録

將相才畧

曹武惠

曹武惠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

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饗帝食雖兼領將帥不以爵禄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禀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平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席而已為藩帥途中遇朝紳必引車廻避過市戢其傳呵戒導吏云馬不得越十輪恐塵逷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癸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正衣冠綈紵素而已征幽州偶失律于涿鹿素服待罪趙參政昌言請案

朝廷察之止貶右騎衛上將軍未幾趙忝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方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服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王壺清話

二

曹彬事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朝之罪以彬長者令為統帥以保全其城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為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

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將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面罷攻終䰀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宫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宫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荅拜為之盡禮先是宫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攜血屬以赴火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

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切諫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决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人為搬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下道迴旋彬立命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跎後主既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既升舟隨軍官吏入宮觀屏幃几硯什器皆設不動所賫持鮮矣後賈黃中知州因領賓客歷覽宮內見一

斜門封鎖甚固即名官吏同啟鎖視之得金寶受用物言直三百萬緡城之陷也有淨德尼院近四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城危亦積薪于院庭後主悔之約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當皆焚死是日浙兵縱火淨德遥覩其焰起一院四十人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楊文公談苑

三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

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﨑覲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慈聖太后輔佐仁宗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陽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饗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澠水燕談

四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甞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甞以私喜怒輙戮一人其所居堂室獘壞子弟請加修葺曰時方嚴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辛仲甫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才勇兼人者何人趙以辛仲

甫為對曰仲甫才勇有文頃從事於郭崇文教其射法後崇文反師之贍辨該博縱横可用遂召見時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試使令武庫以為新漆勁弓令射仲甫輕挽即圓破的而中又取堅鎧令擐之若披單衣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臣惟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勲用卿非晚後敭歷險易雍熙三年叅大政公嘗為起居舍人使

契丹敵主曰中朝黨進者真驍將也如進輩有幾敵所以固矜者以為進本北入中國無也公對若進輩鷹犬駑材耳行伍中若進者不可勝數敵主少沮以維縶意中之辛曰兩朝以誠講好令渝約見逼臣有死而已嘗笑李陵輩茍生甘恥于荒遠之城無足取也契丹厚賂遣之度其志必不可奪也

折御卿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節度使府總管契丹萬餘騎忽

入寇御卿一擊遂敗斬五千級獲馬千匹擒司徒舍史數十人敵中號爲突厥太尉太宗大賞之自後世襲其爵子孫世爲府州總管治其郡夏倚中立常言嘉祐中爲麟倅公牒至府州其時乃御卿四世孫不類武夫雖爲雲中北州大族風貌龎厚揖讓和雅其子弟亦粗知書留州中凡數日出圖史器玩琴樽弧矢之具雖中州縉紳家止于是耳信乎文德之遐被也數馬于庭雖上駟殆少歲仲春縱遊牝于燕山孕歸于櫪任自産其種

必渥洼也然其牝闕有歸者

馬太尉

真宗車駕在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真定逗留不進馬太尉知節移書詬讓復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為患公命工度材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節全義之子七歲父卒太祖軫念曰真羽林狐兒也名入内送國子學列青衿胄子之間御賜今名彼果有立纔三十餘為樞密使咸平初帥秦虢為善政奏贊羌酋支屬二三十輩殆

二紀公悉遣歸諸蕃懷感終其任不敢犯邊水泉銀緋累歲不發歲課不除主吏破産鞭扑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或人將謀入鈔值上元令大張燈累夕大開諸門敵不測即皆引去

李士衡

李士衡少時有一俠者遺一劍囑之曰若他日發迹在於劍記之後為秘書丞知劍州王均亂成都陷漢州進攻綿不下因趨劍門士衡預度寇至城必不能守縱全

綿居民保劍閣焚其倉庫厚募軍卒之流迸者得數千人賊果至公與監軍裴臻據關禦之倉庫既焚數夕大氷雪均衆食敗槽木皮臻與再戰斬凍餒者三千級墜崖壑者無算賊宵遁保益州馳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員外郎臻崇義使公果因劍發迹以至貴顯逮卒劍亦失之

雷宣徽

雷宣徽有終李順亂為峽漕調發兵食規畫戎事大有

紀律至廣安軍賊勢充斥公瀕江之南樹柵一夕陰晦賊衆掩至鼓譟舉火公安坐自若賊既合公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亂赴水火死者無算遷右諫議知益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關名士人嚴更警備初夕間道而出賊圍寺闕得擊析者公喜施予豈於宴犒費不足則頃私帑給之奉身止銅鞍勒而已頗涉道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萬事已悲夫

景德初卒

王顯

王顯太宗在藩與周榮為給事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宰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誡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一旦道士投刺進謁破冠褐自稱酆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鬛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蓄魂二萬至末觀未敢收於冥籍

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滅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日契丹引數萬騎獵於威遠軍境而梁門也會雨敵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將王貴輩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楊信

楊信高陽人忠朴善御士卒開寶三年為散指揮厮居

直大内之北一夕終夜忽夢巨龜銜敕叩其寢信驚起披衣曰大廷必有警果太祖開玄武門急名信入禁中擒叛黨杜庭等十九人陰以姓名授之離明晝爲信所捕上擒至便殿不用吏鞫面詰得實悉戮於市信忽患瘖太祖惜其善撫轄以重兵之柄委之雖不能語而申呵紀律嚴肅有度有女童曰玉奴者天賦其慧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揮賔客語論但回顧女奴盡掌其字悉能代信語輕重緩急便否避坐盡協其意病將革忽能

語太祖親幸其第信力疾扶於榻感歩叙謝音詞明徹至死猶叩頭乞嚴邊備無忽邊障信泣太祖亦泣之翌日卒賜端玉小玦為含 並玉壺清話

事實類苑卷五十六

事實類苑卷五十七

宋 江少虞 撰

將帥才略

田重進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餌賜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賜汝重進曰我只知有官家誰能喫他人酒食乎太宗極愛之後鄭文寶出漕陜右上囑付曰田其先帝宿將勇毅宣力卿善待之

李繼隆

李繼隆善馳驛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往來覘兵勢中途遇虎射殺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胄堅不傷太祖欲使用謂曰昇州平時獻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內侍數皆伺城陷事來獻捷有機會時當入奏皆不願行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問安知對曰臣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太祖召謂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賞在獻捷之上遂除莊宅使

曹武毅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謂之同宗翰有宏傑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當直太宗詔與語笑曰曾覽卿詩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因光勒大名曹頗佳朕每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為東路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逆風至帳翰促令擐甲曰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於城下從征幽州率所部分攻城忽得一

蠏翰曰水物而陸棲失依據也而足多有救又蠏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竝玉壺清話

范文正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文正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即以今觀之但見敗

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曰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公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没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號於馬首幾千皆持故衣紙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

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闓而嘆曰當是時雖置勝敗于度外也東軒筆録

曹瑋

曹侍中將甍神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廵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髙召主者令下之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耶命遣出斬之僚

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番犯塞候騎報敵將至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敵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僔不動上馬出城望見敵陣前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敵之貴人瑋問軍中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裹送至敵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與之敕曰不獲而返

當死遂至敵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於是敵鳴笳嘯而遁瑋以大軍乘之敵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壕西番由是慴伏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於頂呼之為父云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敵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敵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涑水記聞

李繼倫

端拱中或言威遠軍糧運而不續敵乗其虚將欲窺取朝廷急遣天府李繼隆發鎮定卒萬餘護送芻粟數千輜重得實其廪敵諜報之率精鋭萬餘騎邀於中道時李繼倫為沿邊都廵檢領步騎千廵徼邊野忽當敵鋒蔑視而不顧勁欲前掠繼倫謂麾下曰敵氣鋭於進吾當捲甲銜枚掩其後以擊之彼但勇行必忘其後豈虞我之至耶遂飽秣飲膳餌其夕懐短兵嘿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敵騎去我軍將近遂釋鞅會食罷將戰舉兵

一鏖如拉枯折朽于越且舉匕方食短兵擊折一臂秉馬先遁一皮室擊死皮室者敵相也分飛潰亂自相蹂踐闕之意遂已繼倫面色黎黑邊人相誡曰黑大王不可當後淳化中著作孫崇諫陷敵北歸太宗名見面詰邊廷事崇諫備奏唐河之役上始盡知之嘆曰奏邊者忌其功不狀其實以昧朕非卿安知遽加防禦使

許驤

許驤知益州歸首奏乞預為劍外之備上恠問之驤曰

臣解任時實無烽警富民浮寇易擾難安以物情料之但恐嘯聚不可測耳既而李順果叛時皆服其先見

張鑑

李順叛朝廷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尚書詠知益州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師旅驕狠詠密奏乞命近臣分屯師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之上名對後苑門鑑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服軍旅未和閫使命遽至變易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安撫之命臣至

彼自措置上嘉納果以川峽分為益持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

竝王壺清話

武行德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絶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為一各柴晉祖在鎮州日因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避道左晉祖見其魁岸駐馬問之怪所負薪多於常令左右數人不能舉竒其材因留帳下後至節帥中書令國初終太子太傅

呼延贊

呼延贊以武勇為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深誓不與契丹同生徧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塗以黑文及其唇内亦刺之鞍韉兵仗戎具什器皆作其字或刺繡雕刻朱熏為之名善黥之卒横劍于膝呼其妻責以受重禄無補報當黥面為字以表感恩之意茍不然者卒斷其首舉家皆號泣以為婦人黥面非宜願刺臂許之諸子及僕妾亦然嘗延一舉子亟走不敢還顧贊曰是家必

與我異卒不留之矣贇作破陣刀降魔杵鞭幞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烏騅馬緋抹額慕尉遲鄂公之為人自稱小尉遲母姓李拜鄭州靈王像為舅自稱甥以其子病割股肉以為羮食之數子亦有膂力日夕課其擊劍馳射槍鬭蹶張撓强持筆挺相擊撻殆無完膚幼子纔百晬服襁褓持登城樓擲于地不死人問其故曰聊試其命耳為忠佐都軍頭每至直舍中内侍近臣多環繞之贇取佩刀刺胞出血召從吏濡墨為書奏言乞捍

邊殺敵内侍或戲曰何不割心明忠贇笑曰我非愛死但契丹未滅徒輕擲其軀耳出刺保州奏太宗曰臣服飾奇異所過多觀者壅遏願勅郡縣發卒遮列清道上笑而不許至團練使領軍頭

郭進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歴刺史團練使國初選洛州防禦使為西川廵檢以鎮太原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帥師入晉境無不克捷太祖因遣卒

戍西山必語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擇御龍宫三十人隷麾下押陣頭與晉人戰多退進劒斬十餘人奏至上方御便殿故作厲聲曰御龍宫千百人中始選擇得二三而郭進小違節度遽殺之誠如此龍種健兒亦不足供矣潛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禀命戮之甚得宜矣進感泣由是一往精勇無敵上為治第令廳堂悉用甋瓦有司言親王公主始得用此進何得用之上曰進事國盡忠我得之豈

不似吾子有何不可哉太祖征太原北戎自右嶺關入援進大破之獻俘行在暴於城下幷人喪氣遂約降以功髙負氣監軍田欽祚所為不法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銜之因誣以他事進不能甘自縊死太宗微知之黜欽祚終其身不復用楊文公談苑

曹太尉

曹太尉瑋知秦州立遵内寇是時公方灼艾才數壯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灸瘡愈瘢大數寸蓋用力氣

使然也曹公在邊藩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其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當如此東齋記事

筆紀

二

唃厮囉唐吐蕃賛普之後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湟之地祥符中用番僧立遵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

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棓毛連以備刼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勢凌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髙指揮軍中鼓譟夾攻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唃氏自此衰弱矣

楊無敵

楊業麟州人倜儻任俠以射獵為事所獲比同輩嘗倍

謂人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兔耳仕太原劉氏至建雄軍節度頻立戰功國人號為無敵太原平太宗得之甚喜釋縛授大將軍數月擢為防禦使以其知邊事俾為三交部署知代州敵寇鴈門北日南鄉業從後擊之敵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中副潘美進討自雲應路以王侁劉文裕監其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次桑乾河會政潰大軍不利班師詔四州民遷於內地獨齊妃耶律漢寧北皮室五押惕隱衆十萬餘

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賊盛未可戰朝廷止令取四州

民令保願兵出大石路先遣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

州即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敵必悉衆來拒即令

朔州吏民悉入石碣谷分强弩千人規谷口騎士援于

中路三州之衆萬全矣侁沮之曰令精兵數萬何畏懦

如此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贊成之業

曰不可必敗之勢也侁曰使君素號無敵逗撓不戰豈

有他志乎業泣下曰業非愛死也但時有未利殺傷士

衆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君先死耳即部帳下騎兵數百人自石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業本太原降將當死上不殺寵以爵禄委我以兵柄顧願立尺寸功為報豈可縱敵不擊而懐他志哉今諸君責以避敵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公於此張步兵分強敵為左右翼為援業轉戰至此以步兵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如其言與侁等陳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為敵兵遁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

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而西南行二十里聞麾業兵却走業暮至谷口引望見無人撫膺大哭再率帳下决戰身被十數創業撫下有恩時從卒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倘鳥獸散尚有得還報天子者毋與我俱死軍士皆泣不肯去其子延昭死之業獨手殺百餘人後就擒太息曰上遇我厚為奸臣所逼致敗何面目敵中求活哉遂不食三日而死天下冤之聞者為流涕上聞之侁文裕並除名配隸諸州厚賵業家錄其五

子詔褒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業子延朗驍勇為邊將有威名戎人畏之（楊文公談苑）

崔翰

太原既平劉繼元降隨鑾輿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諸將遽有平燕之請未敢聞之崔翰者晉朝之名將也奏曰當峻坂走丸所至必順此若不取後恐噬臍上然之鑾輿北伐功將集而班師因振旅徐還至金臺驛王師失利閧或南潰者數千騾騎上遣翰以兵追之奏曰願乞陛

下不問奔走之罪臣願請單騎獨往可擒之歸上許之翰箠馬獨往追及之揚鞭大呼曰諸君不須若耳何傷勿遽主上天鑒處置將明君久負堅執銳衛駕遠征一旦小忿豈不念父母妻子憶戀之情耶上特遣吾邀爾輩同還宜知幾速反衆稍遂聽收身而還夜半至營各分部直雞犬亦不鳴上喜密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繫者玉壺清話

二

崔翰風儀偉秀有勇為天武左輔主太宗親征太原而講武於西京時殿前都將楊儀失音不能言指揮非便命翰代之翰執金鼓周旋進退軍容甚整上悅遣中使密以金帶賜之曰此我藩邸時所服者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政多門武經廢弛也後為殿前都虞候從平晉陽時軍士立功未行賞賚遂有平燕之議諸將莫敢言翰曰此一事不可再舉乘破竹之勢取之甚美上信然之既而范陽班師至金臺驛中

黃門閤承翰馳奏大軍不整南面而潰上令翰率衛士十餘人止之翰請單騎徑往告諭衆稍稍乃定不戮一人上甚嘉之後遷領節鎮

張文定

皇祐末渭州熟户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張文定悉分屯於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名之以闕芻糧謂之下番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昪言於上曰臣昔在

秦鳳邊人言敵欲入寇者前後甚衆皆無事寔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氊矣諒祚尋復為董氊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

侍其淵

儂智高圍廣州廣南東路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降賊而淵適遇之謂之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為奴僕負

擔歸其巢穴朝廷又誅汝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罕夜寢於城上淵忽來撼徐而覺之曰公勿覺公隨身有方弩手罕曰有乃與罕帥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一處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將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乃走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叛之事熙寧中致仕介甫知其為人長厚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強范堯夫以為陰德之報云

劉吉

劉吉江右人有膂力尚氣事後主為傳詔承旨忠於所奉歸補供奉官以習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務太平興國中河大決吉護之與丁夫同甘苦使者至訪吉不獲甚怒乃著皂幞頭短布褐獨負二三囊土為先道戒從者勿言使者帘訪得之白太宗太宗厚賜之內侍石金振者領護河堤性尤苛急自謂石爆烈言其性多暴怒也居常侵侮吉吉黙然不校一日與吉乗艇偕行至

中流吉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已甚我不畏之當與君同見河伯耳遂欲舟覆之金振號哭搏顙求哀乞命乃止自是不復敢侵吉其父本燕翼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祿以濟其子孫朔望必詣其第求拜後主是李氏子姓雖童稚必拜之執臣僕之禮後遷崇儀使其刺字謁吴中故舊題僧壁驛亭但稱江南人劉吉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為釣鼇集徐鉉為之叙其首篇贈隱者有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之句人多誦之以其塞决河

有方路人目為劉跛江名震河上

王隱

王隱本期門健步隸皇城司太平興國中河大決調發緣河丁夫數十萬塞之將下大楗合堤口日遣健步數輩往來偵報將合龍門凡健步兩輩至上名問云河決已塞水復故道隱續至言其不然且云初來時頗見津流未斷恐尚煩聖念上怒令拘之少頃報至果水勢暴衝大楗復拔水注數郡上召隱慰諭立小校自是或補

擬親從列校必首記其名蒙超擢至道初東宫建擇親衛指揮使二人已得劉讓尚闕一名上曰王隱忠直不妄語可以補之後至侍衛歩軍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使隱無他能由一言之不欺其人主而克享世福況積德者乎

張繼能

内侍張繼能嘗為鎮戎軍鈐轄初古原州自唐以來陷於党項徙治平涼縣繼遷之叛李繼隆繼和建議城古

原州以保障内屬藩郡併力禦賊是為鎮戎軍以隆和知軍事幾七八年繼能為鈐轄題詩於廳事曰夜聞磧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深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繼能讀書有識略忠直好談論知治體令為大都内領郡並楊文公談苑

王德用

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禁旅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

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耶后大嘆賞自是有意大用

龐莊敏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仁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所以王師屢敗由大將不足統一偏裨人人自用故遇敵輒逃劉平以來敗軍覆將莫不

由此青勇果有智略善用兵必能辦賊願勿憂仁宗乃名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民事則與孫沔余靖共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嶺表平殄皆卿之功也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寛厚善撫御其下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閻小兒而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皆稱曰黑王相公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

外域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為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與射使者曰天子以公為樞密使以富公為相得人矣上聞甚喜

狄武襄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秩為延州指揮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略頻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慴無敢當者公識度弘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授以春秋

漢書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勲史策配饗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為延州指揮使後顯貴天下猶呼公為狄天使 並澠水燕談

二

狄青初為延州指揮使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帶銅面具被髪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未識其面欲名見之會戎冦邊急上令圖其形以進

後為樞密使是時予為諫官人有歌曰夜吟漢似戎人戎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予應之曰此唐太祖殺李君善事上安忍為敵以啟君臣疑心耳東齋記事

三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

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頡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辰起諸將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以微服同先鋒度關矣東軒筆錄

事實類苑卷五十七